

四川石棉三星遗址宋代遗存发掘简报

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
雅安市文物管理所
石棉县文物管理所

摘要：本次发掘清理的晚期遗存主要包括4座宋墓和1座宋代石结构建筑。这些遗存的发现，对于进一步研究大渡河中游地区的民族特点、埋葬方式、文化特性及建筑风格等具有一定的作用。

关键词：石棉；三星遗址；宋代遗存；发掘

中图分类号：K871.44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003-6962(2010)02-0019-05

三星遗址位于四川省石棉县丰乐乡三星村一组，地处大渡河北岸的二级台地，三面环山（南部为马颈子山；西部为唐家山；北部为杠子山），一面靠水，大冲河从遗址的北部流过（图一）。本次发掘的中心点地理坐标为北纬：29°19′05.8″，东经：102°32′403″，海拔高度约846米。

1980年代，石棉县文物管理所该在此地进行了调查，并征集了一批石器、铜器。1996年，该县文管所曾在此地进行了试掘。2000年，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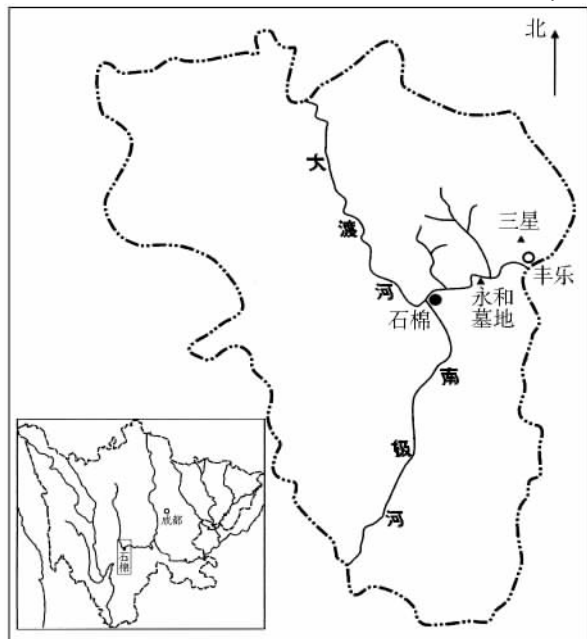
民又在三星遗址的对面田家村一组发现了一批青铜器（戈）和石器（钺）。1999年为配合瀑布沟水电站的建设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该地进行了考古调查。2006年4月11日至5月17日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雅安市文物管理所、石棉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，本次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，共发现房屋遗迹5处（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木骨泥墙建筑1处、商周时期的建筑2处、宋代石构建筑1处、明清房屋1处），灰坑12座，宋墓葬4座，祭祀坑2座。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。关于本次发掘的地层堆积情况，详见《四川石棉三星遗址先秦遗存发掘简报》^{〔1〕}。现将本次发掘宋代遗存的有关的情况介绍如下。

一、房屋基址（F4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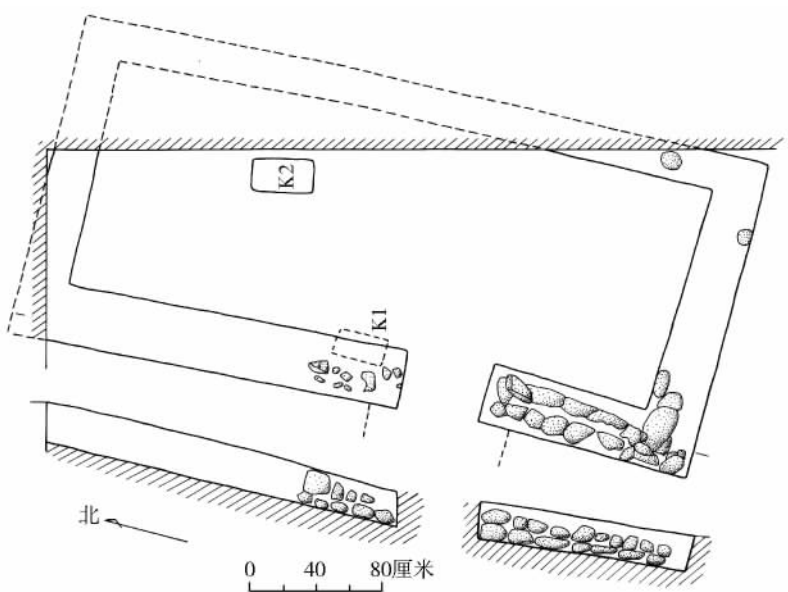
位于T5、T6、T8、T9内，部分叠压在T8、T9东隔梁和北隔梁下。平面呈长方形，座东朝西，方向75°，由门道、墙基、室内和祭祀坑构成（图二）。

1、门道：位于房屋的西部，平面呈长方形，长0.7，宽1，深0.25米，填土为灰黄色土，土质坚硬，有踩踏过的痕迹。

2、墙基：晚期破坏比较严重，仅留有西墙的南部墙基。长2.5，宽0.6米，残高0.5米，使用卵石层层叠压而成。部分石块经过了简单加



图一 石棉三星遗址位置图



图二 石棉三星遗址 F4 平剖面图

工。其他墙基仅看到底部的挖槽和零星的石块。

3、坑：2座，分别处于F4西墙下和房屋的中东部。K1位于F4西墙下，平面呈长方形，方向 165° ，长1.1，宽0.4米。深0.2米。填土为灰黑色，土质疏松，包含有少量的草木灰和红烧土，同时包含有铜钱一枚（图三）。

K2位于F4的中东部，平面呈长方形，方向 175° ，长1.2，宽0.35米。深0.2米。填土为灰黑色，土质疏松，包含有大量的草木灰和红烧土，同时包含有铜钱两枚，均为“太平通宝”（图四；图版叁.6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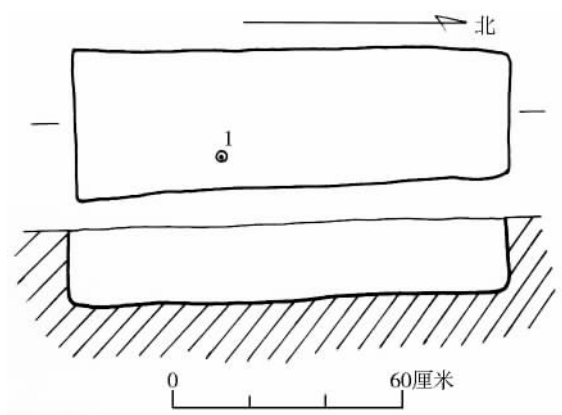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墓葬

1、宋代墓葬（2座）

M1：位于T5内，开口于层下，打破至生土，方向 180° ，为长方形砖石墓，长3.1，宽0.5，深0.35米，其结构为先挖一个长方形坑，在底部铺砖，再在两侧竖砖，顶部已塌陷，结构不清。墓葬内未发现棺木，仅见少量的人骨，随葬1件四系罐（图五、图版叁.1、2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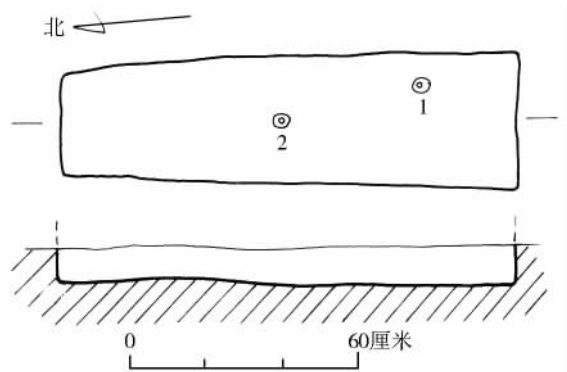
M2：位于T5内，开口于层下，打破至生土，方向 180° ，为“刀把”状砖石墓，由墓道、封门、墓室三部分组成（图六、图版叁.3、4）。

墓道：处于墓室的南部，平面呈长方形，斜坡，长1.2，宽0.9，深0.08~0.56米，填土为红褐色土，土质坚硬。包含有少量的砖块和石块。



图三 石棉三星遗址 F4 内祭祀坑 K1 平剖面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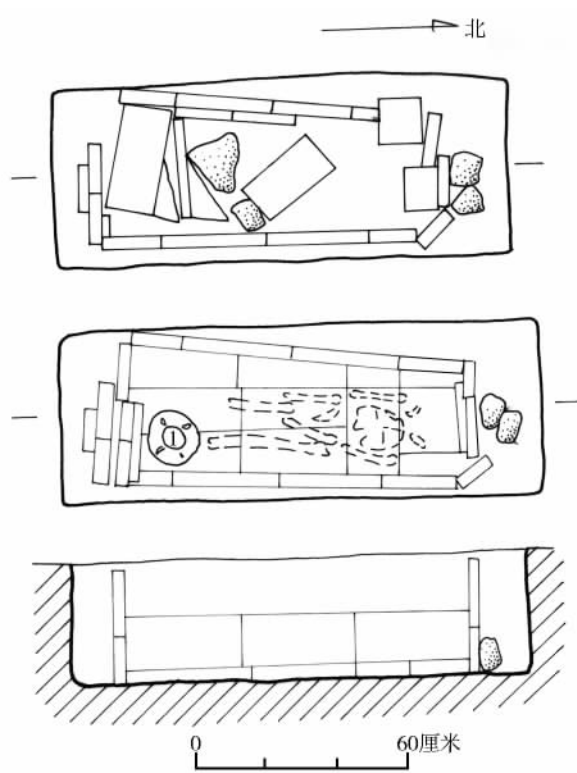
1.铜钱



图四 石棉三星遗址 F4 内祭祀坑 K2 平剖面图

1、2.“太平通宝”铜钱

封门：处于墓道与墓室之间，宽1.5，高0.58米，均系用长0.34，宽0.16，厚0.04米的灰砖平砌而成。



图五 石棉三星遗址 M1 平剖面图

1.四系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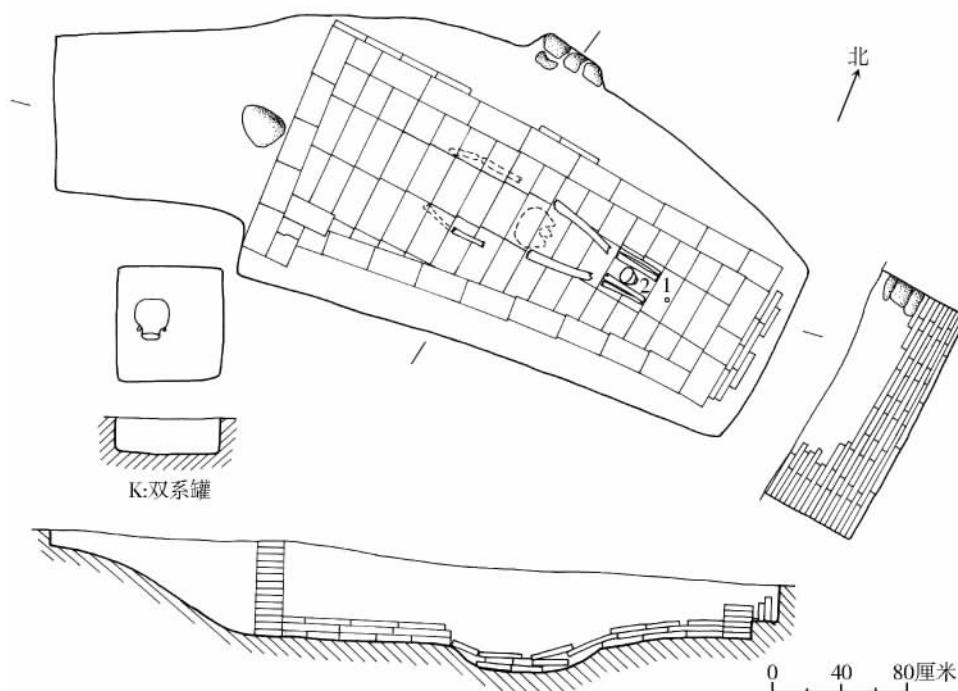
墓室：处于墓道的东北部，平面呈梯形，长 3.3，宽 1.2~1.7，深 0.6 米，墓室内部为砖构造，即先在墓室底部平铺一层砖，在从四周向上平砌砖，构成砖室。墓室内含有大量的倒塌的砖块和石块，从该遗址的地形结合历年来的灾害来看，在这一时期，该墓葬遭遇一次大型的泥石流冲击。

墓主人：墓主人位于墓室的中部，为仰身直肢葬，人骨保存极差，仅保存下肢骨和部分上肢骨，头向南，年龄、性别不清。

随葬品：2 件，在头骨附近发现一枚铜钱，下肢骨中间发现一影青瓷盏。

器物坑 (K)：器物坑位于墓道的东部，平面呈正方形，边长 0.65，深 0.2 米，内含有大量的草木灰和红烧土，同时出土有一件完整的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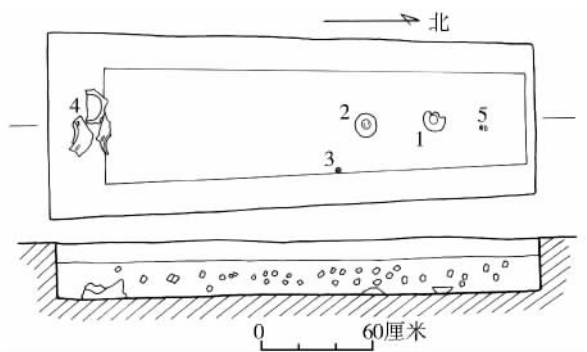
M3：位于 T15 的北部，部分叠压在该探方的北隔梁下，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，方向 175°，长 2.64，宽 1，深 0.3 米，墓室内填土可分为两层，第一层为灰褐色土，土质疏松，包含有少量的石块，厚 10 厘米。第二层为灰黑土，包含有大量的木、草木灰和红烧土，厚 20 厘米。墓室中部有一烧毁的棺木痕迹，长 2.3，宽 0.62，高 0.03 米。墓内人骨不存，随葬品主要集中在



图六 石棉三星遗址 M2 平剖面图

1.铜钱；2.瓷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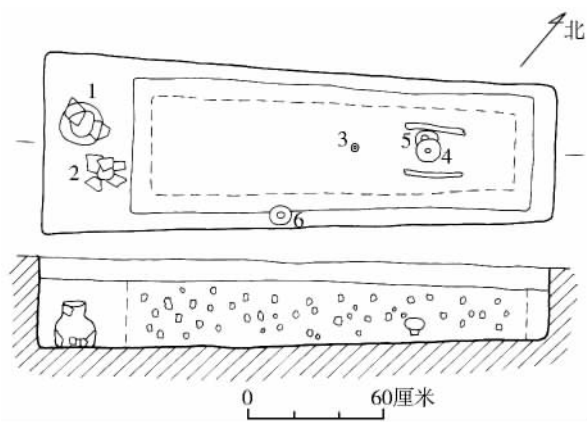
南部和北部,其中南部主要随葬釉陶罐,北部为釉陶碗,中部部分散见有铜钱。从埋藏学的角度来看,该墓在放置棺木后,进行了焚烧祭祀活动。随后才进行掩埋,故形成了底部约20厘米的红烧土和大量木炭的堆积(图七;图版叁.5;图版肆.1)。



图七 石棉三星遗址 M3 平剖面图

1、2.釉陶碗;3、5.铜钱;4.罐

M4:位于T8的西部,部分被F4打破,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,方向170°,长2.64,宽1,深0.4米,墓室内填土可分为两层,第一层为灰褐色土,土质疏松,包含有少量的石块,厚20厘米。第二层为灰黑土,包含有大量的木、草木灰和红烧土,厚20厘米。墓室中部有一烧毁的棺木痕迹,长1.8,宽0.6,高0.15米。墓内人骨仅残留部分下肢骨,推测为仰身直肢葬,头向南,随葬品主要集中在南部和北部,其中南部主要随葬釉陶罐、罐和器盖,北部为釉陶碗,中部部分散见有铜钱。从埋藏学的角度来看,该墓在放置棺木后,进行了焚烧祭祀活动。随后才进行掩埋,故形成了底部约20厘米的红烧土和大量



图八 石棉三星遗址 M4 平剖面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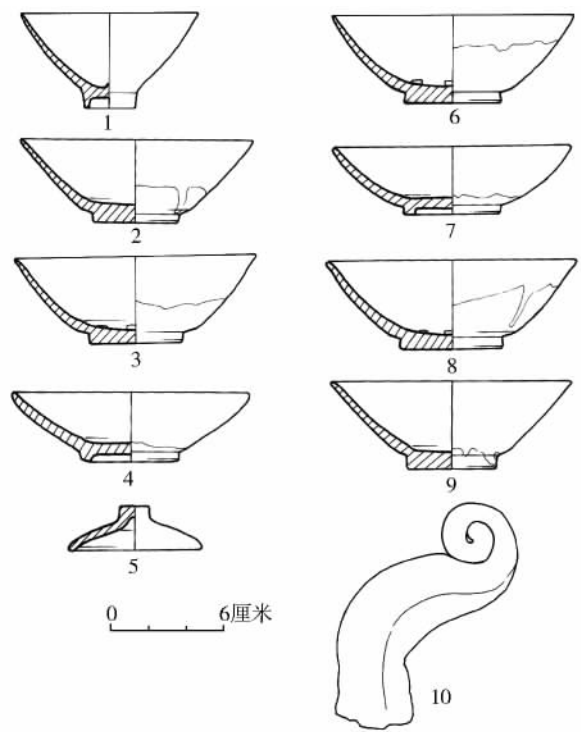
1.罐;2.带流罐;3.铜钱;4、5.釉陶碗;6.陶器盖

木炭的堆积(图八、图版肆.2、3、4)。

三、出土器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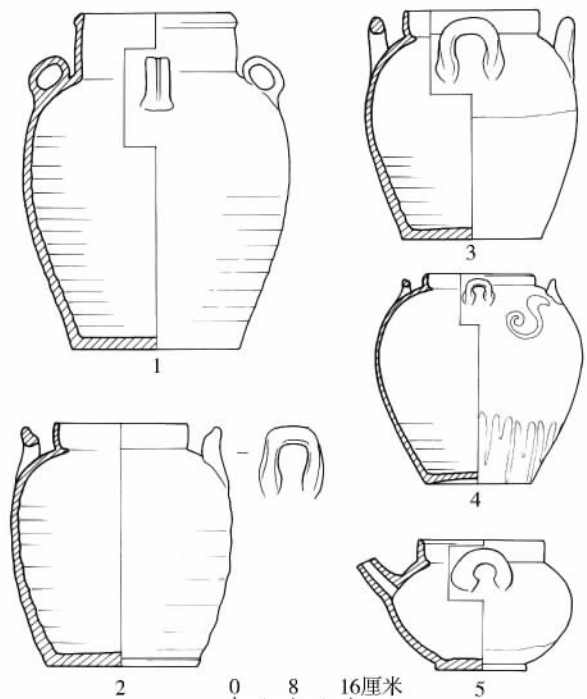
本次发掘宋代遗存中出土的器物较少,主要是釉陶器,还有少量的瓷器、铜钱等。

釉陶碗:6件。M4:4,灰胎黄釉,施釉不及底,尖圆唇,敞口,斜腹较深,饼形足,口径13,底径4.8,通高4.8厘米(图九:3、彩版二十)。M4:5,灰胎黄釉,施釉不及底,尖圆唇,敞口,斜直腹,饼形足,口径13.4,底径4.8,通高5.4厘米(图九:9)。M3:1,灰胎黄釉,施釉不及底,尖圆唇,敞口,斜腹较深,饼形足,口径13,底径5,通高4.8厘米(图九:6)。M3:2,灰胎黄釉,施釉不及底,尖圆唇,敞口,斜腹较浅,矮圈足,口径12.6,底径5.2,通高3.8厘米(图九:4)。T16:1,灰胎青釉,施釉不及底,圆唇,敞口,斜腹较深,饼形足,口径12.4,底径4.4,通高4.6厘米(图九:2)。T16:3,灰胎黄釉,施釉不及底,圆唇,敞口,斜腹较深,饼形足,口径13.4,底径5.4,通高4.8厘米(图九:8)。



图九 石棉三星遗址宋代遗存出土的器物

1.影青瓷碗(M2:2);2、3、4、6、8、9.釉陶碗(T16:1、M4:4、M3:2、M3:1、T16:3、M4:5);5.器盖(M4:6);7.白瓷碗(T16:2);10.器耳(T16:4)



图十 石棉三星遗址宋代遗存出土的器物

1、3、4.四系罐 (M4:1、M1:1、M3:4); 2.双系罐 (K:1); 5.带流罐 (M4:2)

影青瓷碗: 1件。M2:2, 白胎影青瓷, 尖唇, 敞口, 斜腹, 圈足。口径8.8, 底径3, 通高5厘米 (图九:1)。

白瓷碗: 1件。T16:2, 灰胎白瓷, 圆唇, 敞口, 斜腹, 圈足。口径13, 通高3.8, 底径5.4厘米 (图九:3)。

器盖: 1件。M4:6, 喇叭口状, 弧背, 饼形捉手。口径7, 捉手径1.4, 通高2.6厘米 (图九:5)。

器耳: 1件。T16:4, 灰胎灰白釉, 云形钮状。高6厘米 (图九:10)。

四系罐: 3件。M4:1, 灰胎黄釉, 肩部施釉, 圆唇, 直口, 流肩, 鼓腹, 平底。肩部有四个桥形耳。口径10.6, 底径11.6, 通高23厘米 (图十:1)。M3:4, 灰胎黄釉, 施釉不及底, 圆唇, 敛口, 流肩, 鼓腹, 最大腹径在肩部, 平底, 底部微凹。肩部有四个桥形耳, 腹上部可见四个云纹。口径14.8, 底径14.4, 通高28.8厘米 (图十:4)。M1:1, 灰胎黄釉, 肩部施釉, 圆唇, 敛口, 流肩, 鼓腹, 平底。肩部有四个桥形耳。口径9.2, 底径9.6, 通高16厘米 (图十:3)。

双系罐: 1件。K:1, 灰陶, 圆唇, 盘口, 流肩, 鼓腹, 平底, 肩部有两个桥形耳。口径9, 底径10.4, 通高17厘米 (图十:2)。

带流罐: 1件。M4:2, 黑陶, 圆唇, 盘口, 流肩, 鼓腹, 饼形足, 肩部有两个桥形耳, 一侧有一管状流。口径8.6, 底径6.4, 通高9厘米 (图十:5)。

铜钱: 7枚。

太平通宝: 2枚。K2:1, 圆钱方孔, 正面楷书“太平通宝”, 背面为素面, 直径2.3, 孔径0.7厘米。K2:2, 圆钱方孔, 正面楷书“太平通宝”, 背面为素面, 直径2.3, 孔径0.7厘米。

开元通宝: 3枚。M4:3, 圆钱方孔, 正面为“开元通宝”, 背面为素面。直径2.7, 孔径0.7厘米。M3:3, 圆钱方孔, 正面为“开元通宝”, 背面为素面。直径2.7, 孔径0.7厘米。M3:5, 圆钱方孔, 正面为“开元通宝”, 背面为素面。直径2.7, 孔径0.7厘米。

钱文不辨: 2枚。M2:1, 铜钱, 圆钱方孔, 钱文难辨。直径2.4, 孔径0.7厘米。K1:1, 圆钱方孔, 钱文不清, 直径2.4, 孔径0.7厘米。

四、结语

本次发掘清理的晚期遗存主要包括4座宋墓和1座宋代石结构建筑。这些遗存的发现, 对于进一步研究大渡河中游地区的民族构成、埋葬方式、文化特性等具有重要的作用, 现将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介绍如下:

1、年代: F4的年代, 主要从其祭祀坑出土的铜钱来判断, 两个坑出土的铜钱均为“太平通宝”, 而该钱主要流行于北宋初年, 即宋太宗时期, 故F4的年代当在北宋初年。

M1、M2均为砖石墓, 其墓葬的年代应该较为接近, 从出土的器物来看, M2出土的影青瓷碗与江油阴平遗址^[2]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, 其年代当在南宋时期。

M3、M4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, 出土的器物中包含有“开元通宝”, 但“开元通宝”的使用年代在唐开元年间~五代以后, 同时两座墓葬中出土的四系罐、双系罐与成都三圣乡花果村^[3]宋代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, 其年代当在北宋初年。

(下转第77页)

[17] Kishor K.Basa, Early History Glass Beads in Thailand and Peninsular Malaysia.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, 1990 Special Issue, 85-102.

[18] Gustavus Eisen,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ye Bead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.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20, 1916, 1-27.

[19] W.M.Flinders Petrie/J.Garrow Duncan, Hyksos and Israelite Cities, London Office of School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, Gower street, W.C and Bernard Quaritch, 15 Piccanilly, W. 1906. 17-18.

[20] George Sarton, Chinese Glass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fucian Age. Isis Vol. 25, No.1 (May 1936) , 73-79.

[21] Earle R. Caley , Analyses of Ancient Glasses,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, New York , 1962, 45.

[22] Kari Kari Kunter, Glasperlen der vorroemischen Eisenzeit IV nach Unterlagen von Th.E.Haevernick, Verlag Marie Leidorf GmbH-Espelkamp, 1995. 28-29.

[23] Hall, M/Yablonsky, L, Chemical Analyses of Glass Beads Found in Two Sarmatian Burials. Archaeometry 39, 1997, 369-377.

[24] H. C. Beck/C. G. Seligman, Barium in Ancient Glass. Nature, June 30, 1934, 49.

[25] Sergei I. Rudenko, Translated and with a Preface by M.W Thompson, Frozen Tombs of Siberia, J.M Dent and Sons Ltd, London 1970. fig 55 , fig.89.

[26] A.Leo Oppenheim. Volume 21 (1967) , Essay on Overland Trad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.C. ,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Volume 21, 1967, 252.

[27] M. Spaer, Some Ubiquitous Glass Ornaments of the Early Centuries of the First Millenium BC. George Kordas, Hyalos Vitrum Glass, Thens 2002, 55.

[28] Thomas W. Beale, Early trade in Highland Iran: A View from a Source Area, World Archaeology, Vol.5, No.2, Trade. (Oct

1973) , 133-148.

[29] V. I. Sarianidi, Translated by Luba H. Kowalski, The Lapis Lazuli Route in the Ancient East, Archaeology, Volume 24, January 1971, 12-15.

[30] K.DE B. Codrington,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,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, Vol CIV Nos 3,4 Sept.-Oct.1944, 73.

[31] Eileen Humphreys, The Royal Road, Scorpion Publishing Ltd London 1991, 33.

[32] Evert Barger, Some Problems of Central Asia Exploration, Tenth Asia Lecture, Meeting of the Society, 20 December 1943, 5.

[33] Sergei I. Rudenko, Frozen Tombs of Sieberia, J. M. Dent and Sons LTD. London, 1970, 295-296.

[34] K.DE B. Codrington,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,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, Vol CIV Nos 3,4 Sept.-Oct.1944, 73

[35] Carl D. Buck, A New Darius Inscription, Language, Vol. 3, No.1. (Mar., 1927) , 2.

[36] Sir Aurel Stein, K.C.I.C, F.B.A , Innermost Asia: Its Geography As A Factor in History,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, Vol LXV No.5 (May 1925) , 381.

[37] Philip Yampolsky, The origin of the Twenty-eight Lunar Mansions, Osiris, Vol 9, 1950, 71; Reference is to the Arimaspen of Proconnesus, a lost work which was partially summarized by Herodotus, and is believed to date from the 6th or 7th century B.C. Hudson, G.F., Europe and China, Edward Arnold, 1931, 27-30.

[38]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等：《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》，《考古学报》2003年第1期119页。

(上接第 23 页)

2、4 座宋墓的发现，为进一步了解大渡河中游地区宋代墓葬的分布、葬俗、葬制等方面具有着一定的作用。其中两座宋墓均为竖穴土坑墓，均为将人骨、随葬品和棺材放在墓室后，进行焚烧。使得墓室内堆积着大量的草木灰和红烧土。随葬品主要有釉陶碗、四系罐和“开元通宝”铜钱。

3、宋代石制结构建筑的发现，在大渡河中游地区尚属首次发现，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本地区民族的特点、建筑风格等方面具有着重要的作用。

发掘领队：周科华

发掘人员：陈卫东、葛磊、及康生、张燕宏

绘图：周小楠

执笔：陈卫东

注释：

[1]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：《四川石棉三星遗址先秦遗存发掘简报》，《四川文物》2008年第6期。

[2]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：《四川江油小溪坝阴平遗址发掘报告》，《四川文物》2004年增刊。

[3]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成都成华区三圣乡花果村宋墓发掘简报》，《2001成都考古发现》科学出版社，2003年10月。

●图版叁 四川石棉三星遗址宋代遗存（一）



1.石棉三星遗址M1上部堆积



2.石棉三星遗址M1



3.石棉三星遗址M2墓室



4.石棉三星遗址M2的祭祀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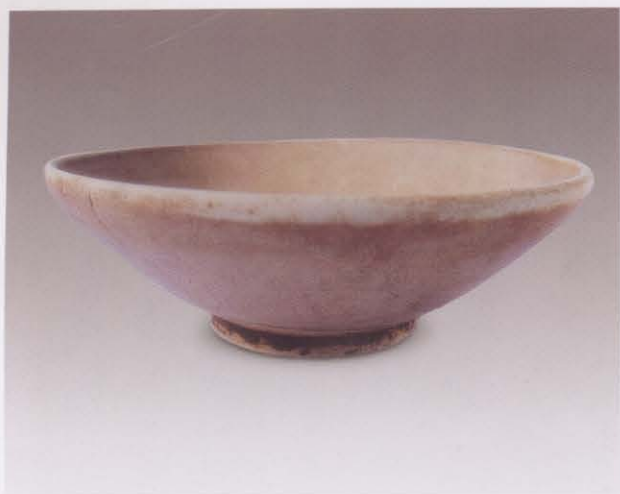


5.石棉三星遗址M3



6.石棉三星遗址F4的祭祀坑（K2）出土的“太平通宝”

●图版肆 四川石棉三星遗址宋代遗存（二）



1.石棉三星遗址M3出土的釉陶碗（M3：2）



2.石棉三星遗址M4出土的釉陶碗（M4：5）



3.石棉三星遗址M4



4.石棉三星遗址M4